

精裝典藏本

毕淑敏文集

第5卷·——05



你的支持系统

毕淑敏 | 著



湖南文藝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博集天卷
CS BOOKS

精 装 典 藏 本

毕淑敏文集

第5卷 · 05

你的支持系统

毕淑敏
著

GT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雅天下

GEBOO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支持系统：精装典藏本 / 毕淑敏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4.11
(毕淑敏文集. 第5卷)

ISBN 978-7-5404-6979-5

I. ①你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2968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名家经典·散文

毕淑敏文集. 第5卷

你的支持系统：精装典藏本

作 者：毕淑敏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 任 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蔡明菲 潘 良

特 约 策 划：董晓磊

特 约 编辑：杨丽娜

封 面 设计：姜利锐

版 式 设计：李 洁

内 文 排 版：八度机构

出 版 发 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：180 千字

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6979-5

定 价：46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84409925)

目录
Contents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…001 |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|
| …003 | 你的支持系统 |
| …006 |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|
| …020 | 热爱说话 |
| …028 | 今世的五百次回眸 |
| …031 | 最大的缘分 |
| …034 | 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|
| …037 |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本子 |
| …046 | 你我的记忆 |
| …050 | 锻造心情 |
| …053 | 像烟灰一样放松 |
| …055 | 示弱的力量 |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…057 | 好心态 |
| …059 | 购买经验的金币 |
| …061 | 与寂寞共处 |
| …063 | 嘘，梦不可说 |
| …067 | 宁静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|
| …069 | 千头万绪是多少 |
| …076 | 拒绝分裂 |
| …083 | 优点零 |
| …086 | 暴雨筛 |
| …088 | 造心 |
| …092 | 呵护心灵 |
| …097 | 你永不要说 |
| …101 | 慈悲 |
| …103 | 自信第一课 |
| …109 |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 |
| …114 | 假如我重新走过中学 |

目录
Contents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…116 | 客串一把希望 |
| …127 | 流露你的真表情 |
| …133 | 倾听天下的声音 |
| …144 | 非血之爱 |
| …147 | 坦言——心灵的力量 |
| …153 | 默契的建筑 |
| …157 | 额头与额头相贴 |
| …164 | 带白蘑菇回家 |
| …168 |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…… |
| …171 | 为了能够紧紧地握住一双手 |
| …175 | 无形容颜 |
| …179 | 我羡慕你 |
| …182 | 你为什么而活着 |
| …190 | 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 |
| …194 | 离太阳最近的树 |
| …198 | 绝望之后的曙光 |

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…206 | 假如我得了非典 |
| …210 | 假如我是毒王 |
| …214 | 豆角鼓 |
| …216 | 生命的颜色 |
| …225 | 苍凉的生命 |
| …230 | 年龄的颜色 |
| …234 | 深绿是浅绿的弟弟 |
| …236 | 关于人生的沉思 |
| …244 | 生命的借记卡 |
| …251 | 关于生命与命运的遐想 |
| …258 | 轻裘缓带 |
| …261 | 疲倦 |
| …267 | 生命和死亡如影随形 |
| …273 | 艾滋之椅 |
| …279 | 温暖的陵园 |

没有人是一座孤岛

生活是由无穷无尽的关系组成的。

你应该从中分辨出最重要的关系和相对次要的关系。比如你和食物的关系，就比你和小学同学的关系更密切。

食物是你每天都要和其发生关联的事物，它们要进入你的身体。

小学同学，除了极个别的，都已成了回忆。

六十多年前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过：

“谁都不是一座孤岛，自成一体；……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，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，丧钟为你而鸣。”

人是一定要有一种联结感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。

每个人都与他人相联，断裂的时候才空旷无助。不过，不要失望，还会有新的联结发生，这就是自然法则。

你的支持系统

那天我回到家中，面对着先生拿出一张白纸。然后我对他说，在纸的上面，请写下“我的支持系统”这几个字。在纸的左面，请写下“人物的称谓或姓名”，在纸的右面，请写下“与我的关系”。好了，开始吧，尽快。不假思索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心理测验都烦再三斟酌。

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，你今天又学习到了什么新知识，想在我这里做个试验？

我说，你猜得很准嘛。好吧，听我慢慢说个分明。

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支持系统，就像一个好汉三个帮、一个篱笆三个桩。比如说，柱子是宫殿的支持系统，双脚是身体的支持系统，

绿叶是花朵的支持系统，桥墩是高架桥的支持系统……一个人，在世界上行走，没有好的支持系统是不能持久的。它是我们闯荡江湖的根据地，它是我们长途跋涉的兵站。当我们疲倦的时候，可以在那里的草丛栖息。当我们忧郁的时候，可以在那里的小屋倾诉。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可以在那里的谅解中洒下一串泪珠。当我们快乐的时候，可以在那里的相知中聊发少年之狂……

这种精神的疗养生息之地，你有多少储备？

先生是个缜密的人，他说，既然你已做完了这道测验，不妨把你的讲来听听。

我说，好啊。我告诉你。

我最先写下了我的母亲……

于是忆起那天的课堂。

静寂。这是心理测验常常出现的情形。人们在想。片刻之后，有人就刷刷地动起笔来。这种事情，一旦有人开了头，谁都顾不了谁了。同学们埋头去写，然后分成小组，描述自己的支持系统。基本上包括这样几类——家人、亲属、同学、师长……

有同学说：我飞快地检视了自己业已走过的人生，我为自己多年来储备下的丰厚资源而欣慰和思考。我对自己的今后更有把握和信心了。我的支持系统，从我幼年的朋友到最新的同事，他们涵盖了我的历程。好似风暴过后海滩上遗下的贝壳，那是经历了考验的生命的礼品。

你的支持系统

有一位同学的支持系统是一片空白。他坦诚地说，我的支持系统就是没有一个人。我是自己支持自己，是思想支持着我。也许，这是因为“文革”中有人告密，使我不需要知心的人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钦佩这位同学的坦率。有些人在这种时候，不敢暴露自己，明明没有，但他随便填上几个名字，把自己凄凉的真实隐藏起来。但是，你要想一想，为什么自己的支持系统是空白呢？再有，如果有的同学全部填写的是家庭成员，那也是不够完备的。如果一个中学生，他的支持系统也都是同龄人，那么，很容易出现瞎子领瞎子的情况，要引起辅导员的高度注意。支持系统的性别单一化，也是不理想的。理想的支持系统应该是两性都有。

谁是你的重要他人

“重要他人”是一个心理学名词，意思是在一个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，起过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。

“重要他人”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长辈，或者是兄弟姐妹，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，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。童年的记忆遵循着非常玄妙神秘的规律，你着意要记住的事情和人物，很可能淹没在岁月的灰烬中，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，却挥之不去，影响我们的一生。如果你不把它们寻找出来，并加以重新认识和把握，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，在下意识的海洋中潜伏着，影响潮流和季风的走向。你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，由于“重要他人”的影响，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

这段话有点拗口，还是讲个故事吧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

谁是你的 important 他人

“重要他人”。

她是我的音乐老师，那时很年轻，梳着长长的大辫子，有两个漏斗一样深的酒窝，笑起来十分清丽。当然，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，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，木板样干燥，很是严厉。那时我大约十一岁，个子长得很高，是大队委员，也算个孩子里的小官，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了。

学校组织“红五月”歌咏比赛，要到中心小学参赛。校长很重视，希望歌咏队能拿好名次，为校争光。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，音乐老师亲任指挥。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队的同学们刻苦练习。我很荣幸被选中，每天放学后，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，走到音乐教室，引吭高歌。

有一天练歌的时候，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，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，东瞄西看。大家不知所以，齐刷刷闭了嘴。她不耐烦地说，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唱！该唱什么唱什么，大声唱！说完，她侧着耳朵，走到队伍里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。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，唱得就格外起劲。

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，最后走到我面前，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，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。她叉着腰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毕淑敏，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，不知是谁。我走下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听，总算找出来了，原来就是你！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

汤！现在，我把你除名了！

我木木地站在那里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，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，唱得分外起劲，不想却被抓了个“现行”。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，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。

那时的我，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女生，既然被罚下场，就自认倒霉吧。我一个人跑到操场，找了个篮球练起来，给自己宽心道，嘿，不要我唱歌就算了，反正我以后也不打算当女高音歌唱家。还不如练练球，出一身臭汗，自己闹个筋骨舒坦呢！（嘿！小小年纪，已经学会了中国小老百姓传统的精神胜利法）这样想着，幼稚而好胜的心也就渐渐平和下来。

三天后，我正在操场上练球，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来说，毕淑敏，原来你在这里！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！

我奇怪地说，找我干什么？

那女生说，好像要让你重新回队里练歌呢！

我挺纳闷，不是说我走调厉害，不要我了吗？怎么老师又改变主意了？对了，一定是老师思来想去，觉得毕淑敏还可用。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，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，好像一个被发配的清官又被皇帝从边关召回来委以重任，要高呼“老师圣明”了（正是瞎翻小说，胡乱联想的年纪）。走到音乐教室，我看到的是挂着冰霜

谁是你的最重要他人

的“苏打饼干”。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，毕淑敏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？！

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，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。从此，这个姿势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，总是略显驼背。

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，她说，你个子这么高，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，你跑调儿走了，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，声部才平衡。人家招谁惹谁了？全叫你连累的，上不了场！

我深深低下了头，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事，此刻才知道还把一个无辜者拉下水，实在无地自容。长辫子老师继续数落，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，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，这还怎么唱？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，合上大家的节奏，哪儿那么容易？现在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……

老师看着我，我也抬起头，重燃希望。我猜到了老师下一步的策略，即便她再不愿意，也会收我归队。我当即下决心要把跑了的调儿扳回来，做一个合格的小合唱队员！

我眼巴巴地看着长辫子老师，队员们也围了过来。在一起练了很长时间的歌，彼此都有了感情。我这个大嗓门儿走了，那个男生也走了，音色轻弱了不少，大家都欢迎我们归来。

长辫子老师站起来，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。她说，毕淑敏，你听好，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，但要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干张

嘴，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！说完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，伸出颀长的食指，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。

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——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。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敢流出来。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，如果做傀儡，我就退出小合唱队。在无言的委屈中，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中，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，口形翕动，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。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，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，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……

小合唱在“红五月”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，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。毕业的时候，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。音乐老师已经换人，并不知道这段往事。她很奇怪，说，毕淑敏，我听你讲话，嗓子一点毛病也没有，怎么就不能唱歌呢？如果你坚持不唱歌，你这一门没有分数，你不能毕业。

我含着泪说，我知道。老师，不是我不想唱，是我真的唱不出来。老师看我着急成那样，料我不是成心捣乱，只得特地出了一张有关乐理的卷子给我，我全答对了，才算有了这门课的分数。

后来，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，口试的时候，又要考唱歌。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，我不会唱歌。那位学究气的老先生很奇怪，问，你连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也不会？那时候，全中国的人都会唱这